

39.14

12

奇台县文史资料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ئەدەبىي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ىرى

阿拉伯文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奇台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جوڭگو خەلق سەياسەت مەسلىھەت كېڭەش گۇچۇك ناھىيىلىك كومىتېتىنىڭ تارىخىي
ماتېرىياللارنى تەتقىق قىلىش ھەيئىتىدىن

1986年12月20日

政协奇台县文史资料第九辑

目 录

奇台农务会	吴学仁 (1)
宋金山兵变奇台	赵晏老章鼎保 (5)
民国初古城的哥老会	戴良佐 (7)
解放前奇台中医药概略	续二 尤至正资料 (9) 李长荣整理
名医段华山	林 木 (13)
奇台一九三九年工商业概况	李长荣 (18)
五十年前古城早市掠影	马序文 (22)
民国初年的奇台手工业: 铁工行、木工行	刘燕斌 (24)
奇台妇幼保健站工作回忆	宋来荣 (28)
哈萨克民族迁徙活动历史概况	詹 庄 (34)
文物考二则: 奇台出土的青铜镜	戴良佐 (41)
奇台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	
奇台县大事编年	续二 戴良佐 (43)

奇台农务会

渠仁孝

一九三四年以前，奇台县东南西北共有二十九渠，~~是~~渠区（渠）公所，为领导全县农业的总机构。是奇台县农会的前身。区公所曾有赵万禄（赵贡爷，清朝时期的贡生）黄汉书先后任会首。

一、农会区公所下设机构

（一）农官：各大多为地方一方，由民众选出办事公正的绅士，报官府审查批准后，由官府任命为农官。他掌管一方各渠水利的公正利用，监督乡约的工作，调解民间的民事纠纷，或其他一些民间事务。东乡曾有陈农官，西乡的东湾曾有李德瑞农官，南乡开垦也有一个李农官。这些农官民众中也有人称为八品官。

（二）团总：为保卫地方安定，各大多都组织有民团，临城四堡头二三哇（东乡）选有李进才为团总，西乡选有王枫武为团总，东西地选有杨万礼为团总，北乡选有李福海为团总等。各地区都按当地青壮年多少吸收为户兵，组成民团，维持地方的安定。一九三三年土匪闹乱，各地民团曾保护民众入屯，堡子防险。一九三四年民团保护民众口乡耕作，多让群众缺籽种口粮，民团向西鞠借，起了一定作用。东乡团总李进才带领户兵到处寻窖挖窖，将六户的粮食挖出，~~通分借~~给农民作了籽种口粮。秋后大部份都还给了原主，起到了很大救济作用。

乡约：二十九渠各选有乡约一人。他负责本渠地亩粮入仓的督促工作及采购粮料草的摊派和催交。也调解民事纠纷。其方式是：(1)当事者请乡约到家解决。(2)当事者到乡约家解决。(3)上庙由公众议论评理。此外乡约还要监督水利的公正利用等。

乡约的任期不定。有的是一年改选一次。有的二三年改选一次。约有任一二年的。也有任三五年的。牛王宫孙松林从民国十八年到十九年曾任两年乡约。二畦的王明却当了六年乡约。

四渠长：各渠按河系水系分选有渠总和渠长。专管水利使用。按岸分水。排班浇灌。检查水规制度。渠总渠长分一方渠总。一渠渠长。如水丰渠有渠总俞德基。东皇渠西皇渠各有渠总一人。杨万荣就是东皇渠的渠总。而东西西皇渠又分六渠。各渠都分选出渠长一人。如渠一渠。杨福贵、陈登科等都是一渠渠长。各尽其职。

二、区公所(农会)的职责

(一)全县共二十九个农业渠经营着水地壹千贰百零肆肆角(每肆为肆角。每角地为水浇地二十五亩)旱地八百七十九肆一角。共二千零八十三肆三角。每肆地应向国家交纳地亩粮四大石(即四十斗。每会现在八百余公斤)。(即农业税)。区公所(农会)是接受县政府分配的地亩粮数协同县政府衙役催交未完户地亩粮任务。

(二)负责采购粮料草。县政府把任务下达区公所。由区公所按岸数分摊到各渠。各渠由乡约负责。召集民众上庙(开会)将任务分摊到花户去执行。其执行效果由县政府以比现为名。适时即通知农会。

召集各渠乡约来县城比现（开会）：汇报交粮情况。交清者口头表扬。拖欠者按情节当众以手板示众或压班房子（坐牢房）。会后有的乡约被关进牢房。有的陪同衙役回乡催粮催料催草。

（三）调解民间民事纠纷（拦官司）。所拦民间官司基层兼办。各乡约遇到民间纠纷事宜。就参予解决。调解无效时。事主自觉来农会调解。农会调解无效时。才会法院打官司。

四组织民团。号召建设屯庄。堡子。如二畦屯庄、七户屯庄、龙口堡子、塘坊门的上堡子、下堡子等。各大多有民团团总负责组织和训练当地青壮年为户兵。主要是保护民众安居生产，一旦有土匪扰乱。由团总带领户兵对抗土匪。在大股土匪的侵扰下。团总就带领全体农民迁入屯庄堡子。以达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任奇台县县长的涂贡球提倡。在原区公所基础上改建农会。他召集了全县二十九渠的乡约在县原区公所召开了会议。改建起农务会。并选出了孔汉章为第一任农务会会长。

它的职责是：

（一）协同衙役催交地亩粮。这个任务是通过农务会这一形式直接下达到二十九渠各乡约的。衙役直接到乡。找乡约协同衙役催粮。

（二）所有采购的粮、料、草。县政府将全部任务及采购价下达给农务会。农务会由会长主持召集二十九渠乡约开会。按地亩将任务分配到各渠。并由乡约统一领回应得的采购价款。乡后按地分任务发给农户应得的采购款。县政府有（特派催粮委员）。由委员带领衙役深

入各渠乡不断催缴采购粮。

（三）农务会提倡各渠乡约要做好民间民事纠纷的处理工作。其方式仍和以前相同。

以前地方一方即农官在此时已经消失。民团也不再存在了。

（四）各渠原设渠总取消。只有渠长掌握水利利用。

由于孔汉章任农务会会长期。办事公正。卸任时二十九渠联名给孔汉章赠给“公正廉明”的金字大匾一块。

一九三七年李观柱任县长期农务会改选，选出了杨万礼为第二任会长，一九三八年黄道任县长期内又改选出葛毓海为第三任农务会长一九三九年周崇勋任县长期内农务会又选出褚英为第四任会长，一九四三年纪凤楼任县长期又选出孙松林为第五任会长，同年六月纪凤楼县长主持又将农务会改组为农业促进委员会，简称农进会，选出李向荣为会长，从此农务会告终。

国民党进驻后，实行了保甲制度，同时县上建立兵站，农进会也自然消失。

宋金山兵变奇台

赵晏庵 章鼎保

杨增新为了平定阿连阔夫叛乱，调派伊犁驻军三个营的部队，营长有宋金山、高士豪、刘××（名不详），由一个姓杨（名不详）的支队长负责率领来奇台，平息了阿连阔夫叛乱后，宋金山、高士豪等所部三个营，便留驻奇台，兵营在西梁的马王庙、车马店等处，由于平时对士兵缺乏教育训练，军纪松弛，士兵每天出入于赌场、妓院、戏园等处，常与原当地驻军杨应宽（人们不了解他的官衔都称为杨司令）的部队士兵发生冲突，双方对各自部属不但加以约束，反互相袒护纵容，双方士兵互相仇视，日益加深，互相斗殴的事件经常发生，以致愈演愈烈，事态不断扩大，形成双方官兵的整体对立局面，使矛盾激化，终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北斗官戏园（私人开办的剧院）发生一起双方官兵群斗事件，导致了大动干戈。在斗殴中宋军吃了亏，回营房请支队长去杨营交涉，要求惩办肇事者，支队长以杨应宽是杨增新的侄子，碍于情面，推辞不办，宋金山、高士豪气忿难消，高士豪用手枪将支队长击毙，以军事行动用武力对杨司令进行报复，刘营长领兵去手远（吉木萨）以防止杨增新派兵弹压，刘乘机去化向杨增新作了报告。十二月十四日晚，宋金山、高士豪率部全，打开满城面门，以小小的满城作为战场，将一尊大炮架在城头，兵分两路，

一路从城头，一路从大街，以大炮作威慑，向东城进攻，杨司令仅以少数兵力守卫东城，在漆黑的夜里，宋、高军以猛烈的火力，刺耳的喊杀声，迫使杨军早已逃跑，未到天明已攻占了东城杨军阵地。宋、高正拟商讨进攻杨军营房，这时高士豪手持小旗，爬在城垛口上，窥探杨营情况，被守营房的蒙古兵发现，瞄准小旗射击，正中高的头部，当即倒地身亡，宋金山失去得力助手，士气顿减，只提出要活捉杨应宽，以解心头之恨，直至天明派兵四处追捕，杨应宽已逃离营房，藏在居民家中，幸免于难。

奇台县政府会同商会，联络各界人士出面调和，经过和谈达成的协议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是高士豪，应负主要责任，但是高已经死去。宋金山是顺从者，请求杨增新免于处分，杨应宽调遣化处理”。和谈结果，由代表联名上报，杨增新也表示同意，并下手谕，将宋军调木垒驻防，但宋军部下都不愿将叛军之名加在自己头上，因此对宋不满，利用这个矛盾将宋拘禁，经电谕杨增新，一九二二年二月初，杨被押赴奇台县东门里，旧电报局门前的空地上执行枪决，这场兵变就这样结束。

这次兵变，有人叫作宋金山闹事，还有说是宋金山兵变，根据事件发生的始末来看，称作宋、杨闹事更比较切合实际，请看下面的事实：1、宋金山、杨应宽部队的官兵，平时在一些不正当的场合里发生冲突，双方长官偏听偏信，不能从严约束部下，反而偏袒各自的部属，成见趋于加深，互相仇视，寻机报复，发展成为真枪实弹的武斗事件；

2、在双方交火中，激烈的枪炮声，虽使城内居民感觉惊惶不安，但是宋军发射的炮弹四、五发，只是为了威慑对方，炮弹都从空中掠过，除一枚中途爆炸的弹片，在奇台满城鼓楼南面的明柱上穿一小洞，其余炮弹都落到喇嘛湖梁等处无人烟的荒野，城内居民住房建筑未遭破坏。3、在双方交火中，除一名无业游民叫冯得福的，企图乘机起发洋财，藏在鼓楼洞中，被宋军发现，误认为是对方侦探面击毙，在城内没有进行骚扰，居民的生命财产未遭受任何损失。上述情况充分说明，宋金山的闹事，纯属不同派系部队为夷私忿，企图对杨应宽实行报复的一场丑闻。

※ ※ ※ ※ ※ ※ ※ ※ ※ ※ ※ ※ ※ ※ ※ ※ ※ ※ ※

民国初古城的哥老会

戴良佐

民国初年，在北疆地区以奇台、绥来一带为中心的哥老会活动，十分活跃。他们以道会为组织形式，秘密联络各族群众，尤其在军队中进行鼓动，发展会员，自发地进行反清活动。

在古城（即奇台）有太极山（原名古云山）的组织，正山主傅元鸿，傅病死后，副山主苏企玉改古云山为太极山，自立为正山主。

苏是湖北人，在分统肖学志营中当号兵。另有徐秉衡（又名徐蜀，余世芬）为副山主，四川人。该会于民国二年间，在古城开山立堂，散发暴布，入会者人数众多，意在发动军民入会。暴布内有“太极山、两仪堂、三才香、四象水”等字样，并有哥老会会歌歌诀。

当时，新疆省军正与外蒙军队激战，军军北持于察罕通古一带。苏金玉派刘万鹏、赴前线察罕通古、乌什克等处散发暴布，各省官兵纷纷入会。刘万鹏又派往迪化发暴，竟为守备郝金章（原是哥老会，后叛变）举发，被捕正法。刘供出太极山正副山主的姓名，杨增新得知后对太极山怎肯放过，曾悬赏银一千两拿拿苏金玉，并电会古城分统马福明拿拿了正山主苏金玉，又在元湖捕获了副山主徐秉衡，先后于民国三年一月初枪毙。

太极山龙头胡仕玉、刑堂刘照魁，香堂彭占鳌，坐堂周炳荣、徐叔芳、王有德等，在古城的水磨沟密谋起事，在木垒河活动的太极山会员李成兴、胥成三等也同时被镇压。太极山哥老会组织便告解体。

杨增新又镇压了迪化县长山于（今米泉县）和绥米县（今玛纳斯县）一带的哥老会，民国三年（1914）十月九日，新疆省府发出了解散哥老会的告示内称：“嗣后不得开山立堂，散发暴布，诱人入会，凡尔良民百姓，万不可听人勾引入会，致罹法网”。

参考书：杨增新《补过斋文牍》乙集

解放前奇台中医药概略

尤至正提供资料 李永荣整理

秦成勇，人称秦道，甘肃武威人，少年时善习拳术，因抱不平肇祸家乡，逃外地出家做道人，避五夷山拜师精艺，并学得中医论症部分知识。来奇台后，住奇台县满城七星庙作刘老道的再传弟子，开始行医，脉力准，用药慎对四时疑难杂症的治疗效果高，声誉盛名，为同行所推崇，为患者所仰敬。晚年很为奇台培养了几名后起之秀，六十年代后，他的学生服务社会均为干练稳重的大医。

王福，山西人，青年时即从事于奇台天元堂药店，初务中药加炮制之技。继而做调剂，为人好学，自知药渐趋知病，留心众多医家的辨证施治，又受吴新洲传授，中年期已成一位知药、知脉、知病的精熟干练的中医。长于小儿与妇科，诊断详慎，处方稳妥，是未入斗班西自学成才的中医前辈。

贾本芳，山东即墨人，受家传业中医，长于跌打损伤，善治皮肤病疮，为人耿直，不畏富豪权贵，为富者治愈，不少收费，为贫者治愈常不取费，多受贫民所赞许，病歿于六十年代末期。

丁永寿，新疆镇西（巴里坤）人，早年曾任法院首席事每职，以后改学中医，长于妇幼儿科，四十年代末，受聘天顺，因疗效显著而有盛名，为人好学，对中医药论著无不精心玩味。所以对中医学

理论有较深的造诣。

温成玉，新疆奇台人，三十年代的名医，长于儿科、麻疹及喉科。用药轻微淡薄，为其特有手法。对白喉一症有独到治法。二十年代末期民间曾用罂粟籽油在煤灰上煎炒茄子，食用发生喉症并传染蔓延扩大。温成玉重用紫草、草霜、桑叶、大青叶、板兰根、犀牛角、羚羊角、磁石、月石、珍珠等药合剂煎服很快扑灭斯病，因而享有盛名。后经新疆卫生厅对其经验与验方十四则予以刊行。（原书名是喉痧之病因、病机与治法）温成玉于三十年代末猝病故，不知有无遗著述？

惠生，满族，奇台人，清末秀才，初教蒙馆（私塾），虽精中医，但不专业，如有求医者亦为认真诊断诚恳相告，研墨开方，以病愈为慰，他常对人讲说：“为医者识症要确，用药要当”，并著有医论其内容：论及古方今用，应当小心慎厉，南医难识北病，所以一方水土一方医。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后病殁于奇台。

赵玉山，新疆奇台人，精专中医内科，用方灵妙多验，为幼儿求医的人都找他治疗，疗效明显，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在南乡塘坊门行医，为人幽默诙谐，有人称他赵夫子叶，他却开玩笑的说：称我赵夫子实在不敢当，叫声老妈子我倒喜洋洋，以此与乡人关系甚洽，八三年病殁。

陈子珊，河北天津人，专业中医，因处方剂量重于半斤，所以有陈半斤的绰号。他常用验方有手抄秘方剂，分四类：一为奇方。二曰经方，三为时方。四曰复方。所谓奇方是采古今医籍罕见的配伍，少

则四、五味而量大寻常，多则三、四十味，几近于半斤。所谓经方多采自名人大家的方剂，对剂量有所增减。所谓时方是因时病与成方综合使用成为复方，依病情以主次分组二、三方套用，或增或减灵活变动，这是李于珊行医治病的关键。他在识病时，对病因、病机、病者体质，时令乡土，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嗜好等查问甚详，所以治症准确，用药精当。由于他藏书很多，喜欢读书，言谈讲话，常爱引经据典，人又多称他书呆子陈先生。

杨祺昶，字昶初，河南开封人，二十年代行医奇台，能治疑难杂症，善针灸。生活俭朴，治病开方收药店方酬费，不受患者谢仪。为人推崇老壮学说，行素雅正，人多称呼杨圣人。三十年代末，返关内原籍。

张明远，奇台人，是当年奇台县中医外科的三杰之一（即张明远、崔文治、冯万祥）他熟读医宗金鉴，有外科秘方，可自制生机拔毒散，及拔毒珍珠散，专治民间常见的老鼠疮，人称他老鼠疮先生，他治这种病，药到病除，可说是药到病除，民间盛称其医术之绝。

范子华，河南南阳人，他有较高的医术才华，尝以“医业如海洋，可及岸而不可及底”的铭言至理，启迪自己在医学学术上深究。所以他对多方医治无效的疑难病症，经查问：因及治疗经过，再经亲手持脉，可以立断病症，只需三、五剂方，立见疗效。受其医惠者均称颂之。

杨廷寿，河南太康人，其族中人研习中医，他从父学得医论方术，

来新疆后，五十年代在晋人经营的天锡厚中药店受聘坐堂，私改后在老奇台公社七队等诊所行医于一九七八年病故。

李寿山、伯鸿，均系甘肃武威人，一九四六年都是驻军聘七师的军医，在军中常为地方患者治病，晓有名气，李寿山于一九四八年离军后，去村在四场湖一带行医。

甄万卿，甘肃民勤人，祖传业医，长于妇科病症，处方严谨并留医案，为人谦逊，谨慎。精通采药季节，并懂种植药草技术，五十年代病歿于满墩湖。

郑永福，甘肃永昌人，世代祖传中医，临症诊断详确，经验丰富，处方配伍用药主次恭顾，擅长内科杂病，对肝病水^虫毒^毒治疗效最好，为乡人所称颂。

段连城，字王圭璧，甘肃皋兰人，早年受业于潘岑皋，初来新疆奇台，先任小学教师，后归业于中医，对内外、妇科杂病治疗效果甚好且善针灸，对书法、绘画、诗词都有一定的功底，对学生影响很大，不仅是良医，且是良师。

郭立中，河南南阳人，自学中医，医学根底源于喻嘉言学说，临症遵权达变，不为陈规所束缚，为人好学，读书强记，是中年以后成名的大医。

何久，字文长，甘肃武威人，三十年代已年近五旬，无书不读，喜受医学之术，后在奇台行医，曾名盛一时。

(续二)

名 医 段 华 山

木 木

在奇台、木垒、青河、巴里坤、吉木萨尔诸县，大凡年过六十以上的老者，都知道昔日古城子（今奇台县）有个药到病除的郎中段华山。段华山曾以治疗地方性多发病（如伤寒、大脖子、木肿等）和妇女病著名于县内外。

段华山生于1901年，久居奇台县西地乡沙山子村。他父亲曾是一名乡下中医郎中，因医术并不十分高明，便无心传授于子辈。段华山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人称段老二。兄弟四人中，四弟十六岁上病逝，只有他自幼好学，有一股死不回头的钻劲。在他幼年时期上私塾时，对父亲的医书尤为喜爱，常将《汤头歌诀》一类的医书装在书袋里带进学馆。父亲知道后怕他误了功课，便气极地狠揍他一顿，从书包内收起了所有医书。谁知段华山却从一只破书箱里找到一本遗弃的《牛马经》，背着父亲偷偷地读起来。少年时期，他因家庭生计穷迫而失学，外出给人放羊时常常带着“牛马经”，以致几次丢了羊。但是对这本牛马经他却背诵得滚瓜烂熟，并且逐渐悟出一些门道来。

段华山25岁（即1926年）那年，他在桥子村二屯给贾大卢家拉长工时，适值全村牲口暴发流行病，由于当时乡村极缺兽医，他便斗胆开出几剂药方，用后病畜很快好了。这一来，“段作山治疗牲

喜在行”的说法不径而走，他便成了当时不可多得的兽医。据老人们说，这是他研读那本兽医药书《牛马经》的结果。

1928年，段华山所在的村子伤寒病流行，许多人（据说是三十余口）死于此病，他四弟就是其中之一。这样，段华山又翻出父亲的药书研读起来。村里有人得了病，他就自己找上门去，为人家开个方子。病人连服几剂后，不久就康复了。这样，村里就传开了“段华山会看病，看得好”的消息。据他健在的老伴回忆：1929年夏天，沙山子村大半数人得了腹胀病，吃不下，吐不出，肚子疼得大喊大叫。段华山当时的医道还不十分高明，便因病卧在炕的父亲如何下药。重病的父亲有气无力地说：“用柴胡汤加减试试”。段华山在焦急中误听为“柴胡汤加碱”，就开好药方，告诉人们煎药时加上一把碱。及至父亲知道，已经晚了，许多病人均已服下此药。奇怪的是，这些服药的人并没因此而受害，病却一一好了。段华山捏一把汗，受一场虚惊，用心分析原因，找病人了解服药后的感觉。病人们都说：服药后肚子急响，解了几次手就轻松了……，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这一年闹饥荒，乡亲们饿得受不了，就把刚泛青的麦头子剪回家来，放在锅里炒一炒，然后用碾子碾成青麦饼子吃，吃得停不了食，就出现了腹胀病。这次教训，对段华山来说，是失败的终结，也是成功的开端。从那时起，他越发用功研究医道，给人看病、下药更小心了。每到一处，他总要再三打听当地的气候条件、生活习惯等等。这样，他下药就更有效，一般疑难大症，他少则一两剂药，多则三四剂药，就能把病治好。

1932年，北疆一带伤寒流行，段华山一边给人治病，一边外出寻访民间老郎中请教医术，加上自己用心钻研，成了当时医治伤寒最有把握的郎中，很快就在邻近几县出了名，整日在外，家里也常有人来求医。这样他便成了专门行医的民间中医。直到去年，段作山已经去世多年。还有木垒、半截沟的几名老者骑马上门来找他看病。

解放后，古城子有个名叫王虎翼的人在西街开了个名曰得盛源中药铺，慕名请段华山为药铺“坐堂”。这样，段先生就整天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开方，王家药铺只管照方卖药。由于段先生医道高明，药方具有疗效，求医者不绝于门，王家药铺因此而发了大财。但对段先生来说，收入并没有因此而优厚。他仍事先讲定的条件，每天吃住在店里，工钱只能是按处方提取。他只抱着行医济人的信念，不为报酬而计较，只为有个固定的看病地方，方便远道就医病人，也就心满意足地当起了“坐堂”先生。

解放后，政府提出公私合营，段华山和刘生荣、贾本芳等四名老中医（另一名记不清姓名了），在西地乡开了个联合诊所。他们没有什么资金，只有一些药柜之类的家俱。每人以四百元集资一千六百元开张营业。不久就诊病人络绎不绝，他虽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五元，但他总是坚守诊所为病人诊脉开方，早来晚走，就是回到家里，病者也总是跟随着他的踪迹。

十年动乱初期，段华山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由于他是识字人，曾被推举当过两年保长，所以被下放回家。但是久享盛名的段华